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七十四回 染毒瘡小償風流債 播丑聲大貽名教羞

講百城平日，算得是少年老成之人，因何見了一個雉妓，便如此傾倒？其中也有一層緣故。因他父親黃萬卷，乃是有名的道學先生，素講究詩禮傳家，把百城自幼就關閉在家，教他讀書。父子兩個，同治一爐，因此百城的舉動，也大有父風。本來萬卷不贊成新法學堂，想把一肚皮才學，傳給兒子，令他日後成一個大國文家，設帳傳經，滿門桃李，豈不與古夫子杏壇設教，弟子三千，後先媲美。無奈教育部新出章程，做教員都要有畢業文憑。他一想自己才學雖好，無奈畢業文憑，必須要學堂中發給，自己不能杜造，若再不讓兒子進新法學堂，只恐日後這條章程實行起來，百城雖有滿腹經綸，其如英雄無用武之地何，豈不耽誤了兒子的前程。因此萬不得已，始教百城進學堂讀書。百城也同他老父一般意思，自以為我輩才高八斗，學富五車，到這學堂中來，無非為賺一張畢業文憑份上，講資格，我比那班唱山歌和教體操、只考究立正開步走的先生，高得多呢。所以他連教員都瞧不起，同學朋友，更不必說了。惟有錢有餘是他父輩之交，故還比眾投契，一班同學，見了他這副板板六十四的尊容，都各有些懼怕，便是有餘也不敢十分同他親近。因他熟讀四書，知道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，他把世人都當作子路，往往當面道人短處，不管人面子上下得落下不落。大家知道他有此脾氣，見了他都要退避三舍。故而百城同學雖多，他竟格格不入，獨樹一幟。每日散了學也沒人招呼他遊玩。回家同老父萬卷，在時習書屋中研究聖賢之道，古時孔子竊比周公，萬卷每竊比孔子，然而百城卻不敢竊比伯魚，因恐性命不保的緣故。同學知其如此，背後都喚他世襲道學先生。

但道學二字，原本是無聲無臭的東西，必須有人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行，於是乎旁人方知這是道學之流。不過其人心，究竟欲言欲行欲視否，或者背人言之行之視之，那也未為不可，而且也未必能稍損他道學之名。故道學云者，皮毛而已。百城年僅弱冠，血氣未定，受了他父親的傳染病，自成一種古怪脾氣，人都當他道學，其實還去道學遠得很呢。也常聽父親講，書中自有顏如玉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因此買了許多書，看來看去那有顏如玉的蹤跡。將他讀書的一顆熱心，冷了許多。恰巧他父親這幾天，到女學堂中去代理校長，已有一個多月不住在家內，夜間沒人逼他讀書，便邀了有餘，時常往遊戲場戲館中玩玩。有餘本不願陪他，卻喜買票吃茶一切零用使費，百城並不吝惜，有餘本不願陪他，卻喜買票吃茶一切零用使費，百城並不吝惜，有餘貪小便宜，落得跟著他揩揩油。

百城遊玩之下，方知上了他父親老當，顏如玉並不在書上，明明都在戲館遊戲場中。那一夜他在戲館中見小芙同何奶奶相偎相倚之狀，心中更躍躍欲試，意欲請教小芙用何方法，可與顏如玉相識。又因小芙幾天未曾上學，無處尋找，今夜得小芙帶他到野雞妓院內，被那雉妓媚眼飛來，怎不教他神魂失主。小芙更有意弔他胃口，將那雉妓擁在自己身上，做出種種醜態。若在平時莫說被百城親眼目睹了，便耳聞也要深惡痛嫉，今兒卻看著他們，笑得口都合不攏來。小芙暗暗得意，笑問：「百城兄，可要我替你做一个媒人。」百城笑道：「放屁！你又不是月下老人，怎能替你做媒？」

小芙也笑道：「你還沒知道呢，現今月下老人，早已退歸林下，天上姻緣簿，沒人掌管，所以下界盛行自由結婚，我替你來介紹一個人，想必你一定中意的。」說著問那雉妓：「昨兒同你一起的那個三姑娘，住在哪裡？」雉妓回言：「就在樓下房間。」小芙即喚老媽子下去看看，三姑娘可在家？若已出去，也到馬路上找她回來。不一會老媽子帶領三姑娘上樓。原來這三姑娘乃是楊幫中的金剛，一向在四馬路，因她也能講幾句蘇州白，不願再同辣裡辣塊混在一起，故此喬遷到後馬路上來，冒充蘇州人了。百城看她皮膚雪白，真不愧是個顏如玉，而且身子很肥，也大有楊玉環風味，心中暗自中意。小芙指指百城，對三姑娘說：「我替你做媒人，這位大少爺很有錢的，你預備著斧頭砍他罷。」

百城不懂砍斧頭的意思，只當小芙要教三姑娘謀財害命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叫聲：「小芙兄，我同你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你為何叫人殺我？」小芙大笑，這邊三姑娘已走到百城身旁，輕啟朱唇，問一聲大少尊姓？百城見三姑娘並不拿斧頭出來殺他，方把驚心定住，又聽他問尊姓，一時不免手足無措，因他除了親戚家人之外，從未同陌生婦女講過話。若是老太太鄉下人，或者他尚能對答，偏偏是個顏如玉，口中吹來的一股香氣，也彷彿啞藥一般，鑽進了鼻孔，就把他喉管塞住，那裡還能開口。三姑娘見他不答，重問一句。百城頭面都漲紅了，不知回她好呢不回她？好兩眼看著小芙，聽他號令。小芙還未有表示，三姑娘第三次問話又開場了，她說：「阿唷，大少爺你不睬我，莫非瞧我們不起麼？」

百城此時恨不得賭咒她聽，說我委實十分愛你，並未瞧你不起，只是心中有話，口內說不出的苦，幸有小芙代他說道：「這位是上海赫赫有名的黃大少，你們枉為老上海，連他都不認得，還要問他姓什麼，自然他要動氣不睬你了。」三姑娘聽了，忙道：「阿呀該死，我原說面孔很熟，有些像黃大少，怎奈一時眼鈍，記不出來，實在該死，請黃大少休得動氣。」百城不覺吐嗤一笑，這一笑笑通了氣管，後來居然能和三姑娘直接交談。三姑娘告訴他，這裡是姊妹淘的房間，我自己房間在樓下，你可能到我那裡去裝個乾濕？百城問裝乾濕是什麼意思？三姑娘說：「這是我們的規矩。客人第一回攀相好，必須裝個乾濕，難為你一塊洋錢，以後便可隨時前來打打茶圍，不必花錢了。」

百城說：「打茶圍又是什麼意思呢？」三姑娘道：「這也不過是個名目，像你們今兒在這裡坐坐談談，喝碗茶，就叫打茶圍了。」百城道：「原來如此。裝乾濕可能搬在這裡裝一個嗎？」三姑娘道：「這個不能，此地是別人房間，裝了乾濕，要算他們的帳，必須到我自己房內才興。」百城道：「我怕到了你的房中，你要拿斧頭殺我！」三姑娘笑道：「這是那大少說的笑話，那個敢砍黃大少斧頭。」百城還不敢走，小芙旁邊聽見了說：「黃大少裝乾濕嗎？好得很，讓我陪你下去，我也要見識見識三姑娘的房間呢。」

百城聽小芙肯陪他下去，頓時壯了膽子，三個人一同下樓。這三姑娘的房間，果然比眾考究，所用傢伙，紅木的也有，西式的也有。中間一張鐵床，被褥蚊帳，都還乾淨。梳妝台上，也攤著台布。還有一具自鳴鐘，百城見了，對小芙說：「不好了，我們快走罷。適才樓上坐坐，沒想到時候，你看不是十二點半了麼？」三姑娘笑道：「不相干！這自鳴鐘是壞了的，一遇地板床上振動，他就要停，還是昨夜十二點半停了，至今沒搖他走呢。」小芙也摸出銀表看看，說：「早得很，才只八點一刻，我們十二點鐘回去不遲。」

三姑娘房中另有老媽倒茶裝乾濕盆，小芙坐不一刻，就對百城說：「我要上樓，你這裡坐一會，少停我們一同走。」百城說：「你上去了，馬上就下來好不好？」小芙笑道：「要我下來做什麼？你放心坐著罷，三姑娘吃不了你。我臨走時候，自然下來喚你的。」百城不語，小芙重複上樓。那雉妓接見，私下問他：「你這位朋友，可預備同三姑娘落相好麼？」小芙笑道：「他本是個外行，那敢落相好，我不過帶他出來，裝個乾濕，明兒好尋尋他開心而已。」那雉妓道：「這就好了，倘要落相好，你須告訴你朋友，三姑娘開著水果店呢。」小芙笑道：「你們休同行嫉妒了，我決不看中三姑娘就是。」那雉妓正色道：「你休當我說謊，這是一句真話。三姑娘搬到這裡，共留過十五六個夜宿客人，倒有七八個染了毒。這裡上上下下，沒一個不知道。你若不信，問他們便了。」小芙哈哈一笑說：「讓我檢驗你有水果店開著沒有？」

雉妓喝聲啐。這夜百城大為便宜，只花一塊大洋，自八點一刻起，至十二點鐘止，共在三姑娘房中坐了三點三刻工夫，受不盡的美目盼兮，看不完的巧笑倩兮，雖未手腳輕薄，卻也津津有味。小芙招呼他回去，他還戀戀不捨，私下同三姑娘訂了後期而別。自此百城與小芙大為莫逆，時常拖了他同到三姑娘那裡去打茶圍。他還當小芙是個好人，豈知小芙卻是有意開他的心，並將這一件事告訴一班同學知道，同學們都暗笑他道學先生失節。有幾個輕薄的，竟當著百城的面，故意喚出三姑娘名字。百城暗暗納罕，他倒一點兒不疑心是小芙替他放的風。有一夜三姑娘留百城落夜宿，百城要同小芙商議。三姑娘笑他道：「這是什麼事，用得著朋友

商量。」

百城道：「不告而娶，豈不大違聖人之道？」三姑娘大笑道：「他又不是你的爺娘，你告訴他做什麼？你若樣樣要照書上去做，還得問問你老子呢。」百城一想，自己父親跟前，動也動不得，別說問他了。但自己有生以來，裝乾濕打茶圍，雖已學會，那落夜廂卻從沒乾過，又恐住在這裡，夜靜更深，三姑娘要拿斧頭出來砍殺他，性命交關，故此刻倒未敢答應，說隔一天再講罷。隔了一天，三姑娘又問他肯不肯？百城見三姑娘這種嫵媚之狀，嬌態百出，不由肉也麻了，骨也酥了，想回絕她，又似乎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於理上說不過去。答應呢，自己和小芙一同出來的，他現在樓上，少停下來，叫我走時，我怎好意思回他，住在這裡不回去了，日後豈不被他們笑話。一時沒了主意，呆呆不能回答。三姑娘問他轉什麼念頭？百城從實說了。三姑娘替他出主意道：「你們少停出去，坐車還是步行？」

百城道：「步行進城的日子多。除非時候夜深了，才坐黃包車回去。」三姑娘道：「這樣你出去經過大馬路五福弄時，可假說內急要出恭了，叫鄒大少先走，自己假意到坑廁中蹲一下子，待他去遠，你再到這裡來，豈不兩妙。」百城想想，這主意果然不錯，說：「姑且試試，只恐小芙在坑廁外面等我，那就尷尬了。」三姑娘道：「我可以保險他不等你的，登坑不比別事，他豈肯無緣無故，替你熬臭。你只消照我的說話行事，包你不致鄒大少看破便了。」這夜百城果遵著三姑娘的教訓，與小芙一同出來，走到五福弄口，百城緊皺眉頭，對小芙說：「小芙兄，不好了，我肚子痛，不知哪裡可以出恭？」小芙斂眉道：「怎的你不在三姑娘那裡出了恭走呢？現在時候夜深了，熬一熬回家再屙罷。」百城說肚疼得狠，熬不住了，小芙道這樣此地五福弄內有個坑廁，你進去屙罷，我不等你了。百城道：「我出了恭，自己坐車回去咧。」小芙說：「很好，明天再見。」說罷，便喚黃包車，百城還沒進弄，小芙已上車走了。

百城心中大喜，暗贊三姑娘大有主意。小芙既去，自己也不必假登坑，免卻一個臭排場，急急奔回三姑娘那裡。三姑娘大為歡迎，百城究竟初出道，身臨其地，又不免膽怯起來。幸虧三姑娘當他小孩子般安慰他，方得敷延過了一夜。這夜一住，果應了小芙的相好妓女之言，也是小芙沒預先叮囑百城之過，他第二天，就覺身體上有些兒不大舒服，自己還不在意。過了一天，更覺疼痛，方有幾分疑心。但別的病還可請教別人，這件事卻是啞吧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。自己覺得痛雖痛，尚無大礙，熬得住盡顧熬將過去。隔了幾天，旁邊又發生了一個小塊，行走時還有些擦痛。百城大為著急，意欲告訴小芙。又因自己乾這件事的時候，掉著他槍花，告訴他恐受他埋怨，只可秘而不言，就連三姑娘面前，也礙於宣佈。三姑娘卻又要叫他住夜，百城想只住一夜，已吃了這個大苦，再住下去只恐連性命都要不保。算他有主意，遇有要求，回回拒絕。

然而那第一回的禍胎，已蔓延不堪，腫的地方腫，痛的地方痛，不但食不甘味，坐不安席，而且有時候身體上也有點兒寒熱發作。百城至此，方曉得顏如玉不是容易相與的，深悔從前誤交小芙，受此痛苦，到如今船到江心補漏遲。意欲請教醫生，又覺老不起這張臉。自知再挨下去，後患不堪設想，沒奈何只得老著面皮，私就一個專看花柳病的醫生診治。進門的時候，百城萬分害臊。豈知這班醫生，卻是靠此吃飯的，他倒毫不在意，同小芙閒談間，說起此病，不必盡由狎邪而來，有時一個人的濕熱下注，也易感此疾。百城得了這個好題目，爽性推頭濕熱上起的病了。那醫生說，濕熱起病，比之花柳的難治幾分，須要多少多少醫金。百城明知他敲竹槓，然而也無可奈何，只得硬硬頭皮答應他，丟了錢不算，還費掉兩個多月工夫，天天往來用藥。可憐他瞞著家中一班人，連煎藥都包在醫生那裡吃。幸虧萬卷久不回家，沒人查究他每日忙些什麼。

有一天，百城的病還未斷根，萬卷突然回來，氣得臉都黃了。一到家就對百城說：「完了完了，我一世英名，敗於孺子之手，豈不可恨！天喪予天喪予！」說罷，連連頓足，把百城嚇得魂不附體。暗想這件事，除了醫生之外，並沒第三人知道，緣何他倒曉得了，實在奇怪。又見萬卷斜坐在椅子上，兩手捧住腦袋，口中呼呼出氣，彷彿戲文中老生做戲吹鬍子一般，曉得父親今天的氣動得大了。往常他席不正不坐，坐定之後，還要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今天處處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圓，料想自己不肖，乾了這種下流之事，卻也難怪老父動氣。因他是聖賢之徒，素有致君堯舜，救民席的大志，偏偏我做他兒子的倒去打野雞染毒，所謂不能齊家，焉能治國。他今天特地趕了回來，不知要怎的處治我？只恐他效法聖人，古時堯之子不肖，乃以天下禪之於舜，舜之子亦不肖，而以天下禪之與禹，父親或者因我不肖，卻把家私送了別人，那卻如何是好？一想孔夫子有言：「過則勿憚改。」

我不如自向父關跟前說明，日後情願改過自新，決不再為馮婦，請他暫息雷霆之怒，也是一法。打定主意，正欲向萬卷下跪求饒，忽然萬卷大聲喚他百城。百城一想：且住！現在父親發話了！我且聽聽他的口氣如何，再作道理。因答應了一個是字。萬卷道：「你可記得，父在觀其志，父歿觀其行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麼？」百城道：「這是論語上的，兒子記得。」萬卷道：「記得就好了。我老矣不能用也，孔子且有此言，故人而老矣，當自知其老，而不可不以為老焉。昔人云：老而不死是為賊。與其作賊，毋寧死。我要死了，只是很對不起你兒子。」百城大驚道：「父親為何要死？可是兒子做了什麼錯事，惹你老人家動了氣麼？」

萬卷搖頭道：「非也。兒子委實是好的，所惜老父不肖罷了。你也不必因此介意，古來大舜聖矣，而有瞽叟之父，則父之與子，固不必同其氣也。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乎？我知勉夫小子。」說罷連連搖頭歎氣。百城聽他話中之意，不像責備自己，反覺有些模糊起來。看他氣得如此模樣，又不敢問其究竟，只得將他所說的話，一句句細為研究，覺父親將他比為大舜，身分未免太高了。但他常自謂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，說話不肯輕發，這句話自然藏著一段意思，莫非因舜有英皇二妃之故，就指點我同三姑娘這件事麼？正胡思亂想間，又見萬卷搖頭晃腦，像是要吟詩了，因留心聽他，念的是「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士時，若使當時身便死，一身真偽不誰知？」

念罷站起，對百城說：「我往樓上時習書屋中，閉門思過。若有人來找我，你不可告訴他，我已回家了。便是你不奉呼喚，也休得上來。」說罷，順便在椅子旁邊，拿了根旱煙管，上樓而去。百城聽他吟的詩，很像說自己被他看穿的意思，但那閉門思過四字，乃自怨自艾之言，應該我說的，由他說來，卻倒有些難解。其實都是百城做賊心虛，萬卷自身，實有一段隱情，莫說百城不知道，便是閱者諸君，也萬猜不到。現在只有做書的胸中，了如觀火，很可賣一個秘訣，敲敲看官們東道。不過閱者諸君，和在下感情素來很好，豈可為這一點小事上，就要列位破鈔，情理上萬萬說不過去。故此還是讓我來先替這位黃老夫子宣佈了罷。

原來萬卷道學先生出了名，學界中很有班人曉得他是個學問淵博，品行端方的君子，所以常有女學堂中人來請他去做教員監學。萬卷上課的時候，捋著幾根稀鬍子，帶一副玳瑁眼鏡，身穿大袖馬褂，規行矩步，目不斜視，大有儼然人望而遠之之勢。學生教員，都有些怕他，故他也不容易得著長局，往往擔任了一兩個月，就給學生們攻擊出來。去年由他老友汪晰子先生，介紹他在一個什麼女學堂做教務長，他自然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不多幾時，舊病復發，學生們雖然恨他，不意因此倒大合校長之意。因這位校長，是個女志士，辦學多年，深知利弊。常見一班男教員，對於女學生，嬉皮涎臉，廉恥全無，實在大損人格，心中久欲整頓。看了這位黃老夫子的舉動，不由五體投地，佩服之至。心想像這位先生，方可算是女學堂教習的模範。

她心中贊成了，自然沒別人再能攻擊得了他。今年校長有事出門，看看學堂中許多教習們，沒一個托得下的，惟有這位黃老夫子，大可擔得他這肩重任，因請他代理校長，並囑托他自己出門之後，須要留意學生們的舉動，不可讓他們有甚錯處。因我辦這學堂，費了好多年心血，才能有今日的名譽，得來甚難，敗之極易，一切重重拜托你黃老先生費神了。萬卷受人之托，怎不敢忠人之事，索興將行李鋪蓋，搬進學堂，親身駐紮在彼，好監督一切人等的舉動。這時候他倒存著滿肚皮熱心，打算將女學界風氣，大大的整頓整頓。無如近年來女學界的習氣，想必列公見識已多。他們於學問上，固未嘗不曾研究。然而於裝飾一科，倒比求學的更為專心。因恐遇著小姊妹應酬，交際社會上，失了體面，所以有班子息多的人，聽他們閒談，說起男孩子不過回來鬧著要錢買書，以及跑冰鞋網球板，還有拍小照的快鏡遊戲器具。倒是女孩子一年到冬，買香水制時路衣裳，這筆花費，著實比學費多幾倍呢。

這並非做書的胡說亂道：「你看時下有班賣淫女子，尚且喜歡學堂打扮，可知學堂中打扮，自有引人入勝之處，不然他們豈肯

來摹仿你等的裝束麼！萬卷究是古道中人，他眼看這班女學生的舉動，心中足有一百二十個不贊成，而且要教她們不打扮，這句話就是爺娘都勸不聽的，別說學堂中教習了。萬卷為著此事，也曾演說多次，不但毫無效驗，而且背後大受一班學生們的訕笑。萬卷氣極了，索興不去管他。自言這班學生，她們雖打扮得如花似玉，照我看來，盡是朽木不可雕也，糞土之牆，不可污也，我未如之何也已矣。自此萬卷和一班學生，大為冰炭。然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他們百十女學生中，也未嘗沒有萬卷合意之人。

有個王小姐，名喚友華，年紀已二十四歲了，出身廣西，她父親是出洋做買賣的，據說香港設有字號，人卻常在南洋九島來往。家眷只一妻一女，久居上海，女便是友華。妻卻並非友華的生母。因友華之母，已在十年前亡故。她父親納了繼室，乃是廣東人，雖沒生男育女，然而對友華的感情，甚為不佳。父親出了門，友華不免大受繼母的欺侮。現在友華長大了，她繼母雖不敢十二分虐待，但只將她丟在旁邊。父親帶了錢來，不給她用，衣裳不肯制好的給她，自己天天到東到西賭錢，不管她在家厭煩不厭煩。這幾件已足夠友華受用了。因此友華不得已，請人寫信給父親，不敢說繼母的不好，恐父親回信轉來責問時，要惹繼母生氣，只說在家無事可做，教她父親寄學費來，讓她進女學堂讀書。她父親也就糊裡糊塗來封回信，令她繼母送女兒進學堂。她繼母雖不敢違抗丈夫的來信，但送了友華入學之後，除買書籍及學堂每月開賬外，其餘零用使費，一個都不肯給她，添衣裳更不消說了。幸虧友華進學堂，存心為避煩惱，不比得其餘一班同學的父母，給了錢，令她們出來比賽的。所以沒錢用，固然不妨。沒衣裳穿，也是無礙。但普天之下，只重衣衫不重人，這句話已成事實。

友華的姿首，本來平常。加以衣裳沒好的穿，對於一班同學，自然相形見絀。而且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，學堂中這班學生，大抵江浙兩省之人居多，廣西人只她一個，口音各別，更格格不能相入，同學也大都瞧她不起。就在課堂中，也不大有人理睬她。交際社會上，更沒她的份了。友華也自知身份，不指望攀榮附貴，散了學，便安安分分回家，從不雜入她們群雌隊裡，她自有她的苦衷。不過萬卷見了，以為人皆濁而友華獨清，人皆醉而友華獨醒。友華者，其女界中之魯靈光乎！心中傾佩之至，對她也萬分體貼。遇著她讀書有不解之處，自己反覆講給她聽，務使她明白暢曉方罷。友華也感激他的盛意，想父親多年未回，繼母又和自己脾氣不合，不意學堂中遇著這位先生，他到待我如此之好，實在難得。到底友華二十四歲了，不比得十四歲的女孩子，頭腦中已分得出門路。覺這先生既待我這般好，我不能不報答報答他，因自己親手制了一個洋線錢袋，一個名片夾，送與萬卷。萬卷見她頗懂情理，心中更為歡喜，暗想此女四德俱備，大約出於母教之力為多。其人有此賢母，家庭中一定也有獨到異人之處，倒不可不去見識見識，亦足為天下後世法焉。因問友華：「我欲到貴府瞻仰瞻仰，不知可以去否？」

友華想先生到我家裡去，有甚不可，便答應他使得的。萬卷大喜，這夜友華回家，先對繼母說知此事，她繼母誤會其意，以為女兒一定在學堂中說了什麼，以致先生們不知當我怎樣的凶狠，這黃先生竟要親自前來看我。但我狠雖狠，決不讓外間人瞧出我一點凶狠的痕跡。那一天萬卷去時，她繼母自甘丟卻了一天賭錢的工夫，在家竭誠招待。萬卷受了她母女二人的優遇，心中更為大樂，自此竟不時前往友華家中，講友華的繼母嗜賭成癖，怎能日常在家招呼她，只可由她女兒一個人去陪先生了。萬卷今年已五十六歲，不比得血氣未定的少年，就是孤男獨女相對，卻也未為不可。不過萬卷自老妻亡後，就想娶一個續弦，主持中饋，這條心蓄之已久。無如世上女人，合他意的很少。倒轉說一句，他這種脾氣，也未必能中女人之意。直到現在，方遇著這個王小姐，萬卷心中固然是贊成的了，不過兩下年紀相去太遠，二則師生名分攸關，萬卷又是候補聖人，他雖存著這條心，料想不致演成事實。還有友華也因受先生知遇之恩，銘心圖報，但她並無一點邪惡，雜在其間。兩個人不過比之尋常師生，略為親近幾分罷了。

其奈世間好事多磨，這好事兩字，也不必一定指點男貪女愛而言，大概類於好的一事，都容易遭受磨折。萬卷友華師生之誼，固然是好的了，不料斜刺裡殺出一個程咬金來，同他們作對。此人非別，便是友華的繼母。前書早已表明，友華母女之間，感情極惡。她見女兒同著一個教書先生，往來得太密切了，心中未免納罕。但料想一個已鬍子飄飄，一個還是閨女，其中未必有甚道理。不過她久欲扳女兒的差頭，只苦無從下手。好容易得著這一點意思。怎肯輕輕放過。自己雖不冷眼旁觀，卻教一個十三四歲的赤腳丫頭，暗中監督。友華萬料不著自己使喚慣的丫頭，能做奸細，故此舉動上不免大意了些。豈知無線電早已打進她繼母的耳內，大凡做後母的，都是天生辣手段，她也並不對友華講半句話，卻私下寫了封信，告訴她丈夫，說你女兒進了學堂之後，如何如何，我自己管不住她，再弄下去，這肩胛我也擔當不起，請你自己定奪，或者將她帶往香港，或替她早攀男家，免得後來說我做繼母的誤了她終身。信上寫得非常刁刻，所以她男的見了，大動其氣，馬上立刻由香港趕到上海。

這時候友華萬卷，還糊裡塗塗，過得一天是一天，但已有點兒不祥的預兆。據那小丫頭報告說：大小姐天天愁眉不展，連黃先生也好像擔著什麼心事一般，時常交頭接耳，唧唧噥噥，彷彿大小姐要教黃先生買一樣吃的東西，黃先生不肯，因此兩下裡很不快活。報告約略幾句話，出自孩子口中，自然令人莫明其妙。那一天友華之父回家，廣西人生來性急，況他自香港回來，路上耽擱了好幾天，一股怨氣，漲滿胸膛，無處發洩，見了女兒的面，不問情由。大肆咆哮，也顧不得她女孩子嬌弱身軀，拳足交加，先給她一頓痛打，然後逼她供出同教書先生乾了些什麼事？不招再打，所以現在文明公堂，都要廢除刑訊。友華本來是沒供的，無奈受刑不過，屈打成招，信口說出同黃先生確有曖昧，而且已有了幾個月身孕。

這句話惟有他父母肯信，做書的筆上，雖然寫了出來，心上還未敢承認，皆因萬卷是老名士，又是道學先生，豈肯乾這傷風敗俗，沒廉無恥的勾當。而且中國女學，正在萌芽時代，女學界也不致有這種怪現狀，一定是友華被他父親毒打，腦筋昏亂，胡說亂道罷了。然而她父親信以為真，氣得暴跳如雷，依他心思，當時便欲打進女學堂，鬧他一個落花流水，方出心頭之恨。倒是她繼母有主意，說你學堂中去不得，恐他們人多，我們人少，動起手來，反要吃虧。常言冤有頭債有主，禍根都是黃老頭子一個人起的。好在他也常到此地來，不如教你女兒寫封信給他，假說要買一本書，同他商量，請他前來，關門捉賊，先打他一個半死，然後再送官究辦，豈不甚好。

男的聽了，非常贊成，立逼友華寫了一封書信，命赤腳丫頭送到學堂中去，請黃先生。也是萬卷命不該絕，他今天在學堂中覺得心驚肉跳，坐立不寧，又見友華一日沒上學，心中正在奇怪，接了這封信，一看就有許多破綻。暗想友華的書，學堂中應用的我都已替她買了，還要買什麼書？況她程度甚低，自己未必能想到添什麼書籍。就是要買什麼，何不到學堂中同我商量，卻要寫了信喚我去呢？看她信紙上有好幾搭水暈，很像是滴的眼淚，莫要是有人逼她寫信，做就了圈套，哄我去嗎？我不可上他們的老當。橫豎友華若有什麼事，明天自己也要來的，雖然接了信，仍舊老定主意沒去。以致那廣西人空等了一天，起初固然甚怒，不意自鳴鐘一點點敲將過去，他肚子中所蓄的怨氣，也逐步融化了許多。又被他女兒在旁哀哀慟哭，究竟自己只此一女，別無子息，父母都有愛子之心，暗想事到於今，生米已成熟飯，便打死女兒，也難以挽回的了。現在她腹中還有著身孕，聽說偷來子十個倒有九個生男，自己正因沒親生兒子憂慮，倘她生下男兒，豈非有一半是自己的血脈，便將來作為孫子，也未嘗不可。況自己並非上海人，只消將她帶往香港生育，一重黑幕，有誰知道，心中便欲馬馬虎虎的作罷。